

##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Chinese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orks of China Journalism Award

Yu Ziwei

**Abstrac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s a reporting paradigm that applies positive psychology to news production. It is oriented by public-plan-future-action and committed to effective reporting, it focuses on the problem-solving path. This is similar to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 of providing “positive reports” in China, bring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press circles to do new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s of China News Awards as a typical sample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extracting the three operational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news: plan-oriented, public-oriented and context-oriented as the reporting tendency for analysis. The narrative content, narrative subject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works as a whole reflect the narrative concept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ut the one-way narrative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has not been able to get rid of the predicament of propaganda discourse, narrow reporting horizons and flat and single The action plan made the story content lack vitality. Under the extremely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text,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stories is limited. Therefore, “telling the China stories well”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futur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narratives and providing Chinese solutions, but also balancing objective reporting of “positive achievements” and “negative issues”, and more importantly, providing cultural context to bridge the gap in understanding. Guide multiple subjec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improve the narrative ability of Chinese stories.

**Key words:**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ina stories; Narratology; China News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

作者简介：余紫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550112460@qq.com。

文章引用：余紫薇. 建设性新闻视角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研究——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为例[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3): 17-31.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3003>

# 建设性新闻视角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研究

——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为例

余紫薇

**摘要：**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新闻生产的报道范式，以公众—方案—未来—行动为导向，致力于卓有成效的报道，侧重问题的解决路径，这同国内正面报道取向相似，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战略性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将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样本，提取建设性新闻的方案导向、公众导向和语境导向三大操作性要素作为报道倾向进行分析。国际传播奖作品的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和叙事结构整体上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叙事理念，但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的单向叙事未能摆脱宣传话语的困境，狭窄的报道视野和扁平单一的行动方案使得故事内容缺乏活力，在极具差异的国际文化语境条件下，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有限。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既需要面向未来，加大国际叙事并提供中国方案，也需要平衡“正面成就”与“负面问题”的客观性报道，更需要提供文化语境，弥补理解鸿沟，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讲中国故事中，提高中国故事的叙事能力。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中国故事”；叙事学；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长期以来，国际媒体和受众对我国的正面报道常持有保留或负面态度，“洗脑”“宣传机器”等极具负面性的解读影响了中国故事实质内涵的对外传播。近年西方兴起了一种新的新闻思想

和报道方式，即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其中所强调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正面多元的报道等理念正是从“他者”视角和学理角度下对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正面宣传进行的合理性佐证。同时，我国当前的正面报道面临着传播效果有限等发展困境，具体实践中表现出片面理解和僵化执行的特点，对负面的和批评性新闻持有过于谨慎的态度，未能提供规避和化解风险的积极方案措施，即叙事缺乏建设性。过度正面叙事和无解决方案的负面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效果和给受众造成对于中国故事的消极认识。西方建设性新闻为研究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提供了一种有全新且有价值的视角，本研究即基于建设性新闻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

## 一、建设性新闻视角下的中国故事与国际传播奖

### （一）建设性新闻：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视角

衡量中国故事是否讲得好的重要标准是国际受众的接受度，而在此之前有必要明确国际受众视域下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认识之一为文化冲突。西方未摆脱其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认识，总尝试将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强加给中国。认识之二为制度缺失。“当前中国的体制正处于过度负荷的边缘，资源不足，机制能力有限<sup>①</sup>”，即认为中国的现有制度不足，健全、引进制度的能力也不足，将最终导致中国不能掌控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sup>②</sup>。认识之三为民主和平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能够保持持久和平，而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以及非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会有和平<sup>③</sup>。在西方对中国形象关于文化、制度和和平共处的认识基础之上，本文采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义桅提出的“三个中国”<sup>④</sup>观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将中国故事内容划分为：“传统中国的文化故事（文化共通）”“现代中国的发展故事（制度成就）”和“全球中国的治理故事（共建共享）”。

建设性新闻的引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切口。业内大多学者对建设性新闻都持有共同的取向，认为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提倡多元与包容、面向未来、为公民赋权、提供语境等<sup>⑤</sup>。本文将方案导向、公众导向和语境导向作为研

① [美] 戴维·兰普顿. 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76-177.

② 孙震. 西方“中国观”的变迁与中国软实力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4（6）：4-8.

③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3, 12（3）：205-235.

④ 王义桅. 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J]. 对外传播，2015（3）：51-53.

⑤ Hermans L, Gyldensted C.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 [J]. Journalism, 2019, 20（4）：535-551.

究视角用于中国故事叙事策略的分析中（见表1），在人类共同体的语境下，通过展现现代化的制度成就、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经验和全球治理方案的提供，构建传统文化故事民间话语体系、现代中国发展故事的官方话语体系和全球中国故事国际话语体系。得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中国故事内容有相契合的地方，可以为中国故事的叙事提供建设性策略。

表1 建设性新闻理念下的中国故事内容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hinese stor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中国故事内容	建设性新闻视角	方案导向	公众导向	语境导向
传统中国文化故事		中国经验（民族共同体）	国际民间	文化伦理共同体
现代中国发展故事		中国成就（制度优势）	国际官方	政治文明共同体
全球中国治理故事		中国方案（全球治理）	国际公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国际传播奖：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样本

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官方新闻奖项，既承载着新闻从业者的梦想，它自身极具制度化的评价机制也成为中国新闻生产官方认可的象征资源<sup>①</sup>。根据中国记协发布的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2021年），“突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体现我国外交政策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展示改革开放成就，放大中国声音，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充分考虑境外受众接受度、社会习俗，新闻性、针对性和吸引力、亲和力较强，传播效果好；落地（转载、引用）率高<sup>②</sup>。”通过国际传播奖作品的评选要求可看出，国际传播奖在内容与效果层面具有严格的选拔标准，获奖作品可以代表中国故事外传播中官方认可的最高水平。其中所体现的“受众接受度”“参与度”与“问题意识”等关键性的评选指标具备用来讨论建设性新闻框架的条件与可能性。从第二十届国际传播奖设立至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2010年—2020年），共有397件国际传播奖作品，除去部分论文、新闻摄影和新闻漫画等非叙事性作品，叙事性获奖作品共计318件。本文选取了建设性新闻的三大关键性操作要素：方案导向、公众导向和语境导向作为传播奖文本分析的视角，并将其作为进行操作定义的基础对国际传播奖样本进行编码（见表2），以建设性新闻视角来分析传播奖作品的叙事特点，进一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叙事策略。

① 潘亚楠. 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创新叙事——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品为例[J]. 编辑之友, 2020(8): 75-79.

② 中国记协网.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细则[EB/OL]. [2021-04-02]. [http://www.zgix.cn/2021-04/02/e\\_139854653.htm](http://www.zgix.cn/2021-04/02/e_139854653.htm).

表 2 国际传播奖作品分析编码表

Table 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analysis code sheet

概念	指标	编码表	
建设性新闻	方案导向视角	时间面向	过去的传统文化叙事：体现理念、符号、产品、信仰
			现在的现代发展叙事：工业、农业、科技、军事和国家治理的成就叙事
			未来的全球治理叙事：出现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方面的互帮互助
	问题意识		问题叙事：出现积极预期性词语，提供解决方案
			成就展示：对已获得的成就进行叙事，提供中国经验
公众导向视角	共同叙事、对话互动、融入公民叙事的内容、多方观点呈现		
语境导向视角	是否提供语境（语言互通与否、修辞手法使用和情感倾向塑造），寻找共同文化基因，缩短文化距离。		

## 二、建设性新闻视角下国际传播奖的叙事要素分析

要厘清建设性新闻视角下国际传播奖作品之所以在国际获得肯定的原因，可以引入叙事学的方法。叙事学研究常常和符号学、语义学、修辞学等联系在一起，目的是通过对叙事文本的分析，找到不同文化作品中所共有的、符合人类思维逻辑的一套叙事规则。以叙事学为研究框架，有助于探讨通过什么形式、创作囊括什么内容的作品，才能有效建构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中国故事的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要素、语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其中，叙事要素因更契合中国故事的文本叙事需求，而被频繁运用于研究向度的分类。本文也从叙事要素中提炼出叙事内容（讲什么）、叙事主体（谁来讲）和叙事结构（怎么讲）这三个向度在建设性新闻视角下进行分析。

### （一）讲什么：方案导向视角下的叙事内容分析

#### 1. 内容分化中的时间面向

与公民新闻和解困新闻相比，建设性新闻更强调运用积极心理学开展面向未来的报道。“三个中国”的中国故事具有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三种报道视野：传统文化故事可视为过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展现中国在涉及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与实际成效；现代发展故事可视为现代制度成就，展现中国从量上、质上所创造的现代化奇迹；全球治理故事可视为未来视野下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的故事。根据国际传播奖的叙事内容分析（见图1），现行的中国故事叙事策略立足于传播当下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即以“当下”报道视野为主。而“过去”视野下的传统文化故事和“未来”视野的全球治理故事缺乏强调和传播。

此处，将国际传播奖作品的叙事内容按照方案导向视角划分为问题叙事与成就叙事并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图2），现行的叙事策略是将成就叙事作为中国故事叙事的主体部分，与中国“正面宣传为主”的策略相契合。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的“讲

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的强调，至2019年成就叙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被视为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各方媒体的共识。2019年后问题叙事的上升可视为对问题叙事报道的重视度上升，与新冠疫情背景下建设性新闻理念在国内的盛行有一定的关系。可见，问题叙事与成就叙事间的比例较不均衡，但伴随着建设性新闻的崛起，使得问题叙事呈现出回温趋势。

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故事内容的缺乏，使得中国故事的叙事报道难以达到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关注度的上升和全球实践的建设性力量。而且对潜在问题的回避报道实际上是一种对“积极”的误读，不但忽视了历史现实的重要性，甚至将正面和负面视为矛盾双方，难以达到正面报道欲要达到的积极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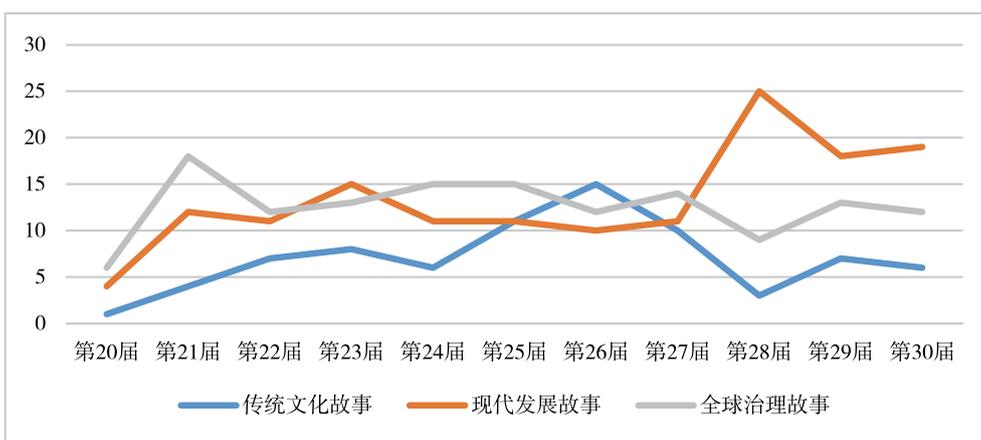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传播奖作品的中国故事内容分析图

Figure 1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Work Analysis Co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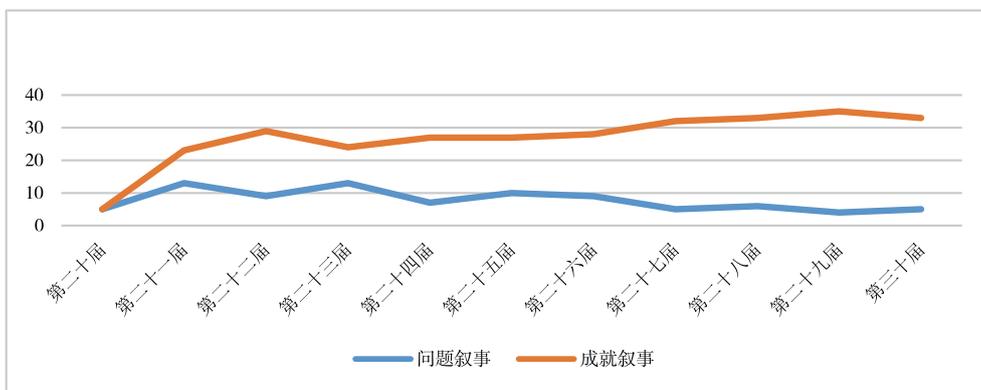


图2 国际传播奖作品问题叙事与成就叙事数量趋势图

Figure 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works problem narrative and achievement narrative quantity trend chart

## 2. 问题叙事下的“首尾”式方案初步呈现

根据国际传播奖作品的部分方案叙事的分析（表3），现行的针对中国故事问题叙事中的方案提供的角度而言，虽然报道了一定的方案，但没有给与各种方案之间充分的科学讨论和论证。就所选取的样本中的首要信源分析来看，党政机关和居民在首先消息来源的主导地位，作为方案的实施主体和受益主体被主要呈现，缺少了提供方案过程中的各方互动和理性争论过程，主动记者和积极媒体的积极性成果实际上很难通过媒体转化为更大范围的建设性作用。最终，主动记者和积极媒体无法对接的状况可能会导致方案实践成为单一主体下的建构活动，难以让问题在利益中立中展开，更难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表3 国际传播奖作品中的部分方案叙事内容

Table 3 Part of the project narrative content in the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问题	方案	信源
生态环境污染	公民的环保意识、科技的投入（新能源车）、政府补贴政策、环境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建立美丽乡村	党政机关、专家学者、村民
中国文明的核心作用在削弱	传统文化结合企业文化、文化融合、创造性的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展促进亲身体验的活动	党政机关、居民、专家学者、社会组织
教育机会不平等	户籍改革制度、加快建立城镇机制、加大农村地区的投入	党政机关、村民、
旧房改造问题（协调）	住房现代化建设、重新规划城市布局、安置好困难居民、货币化安置、政府发债和购买旧区改造	党政机关、居民、
货物出口问题（开放）	运输方式的改变与增加、严格交通管理、联通运输航线、调整通关时间、分类管理通关车辆	党政机关、专家学者、货车司机
中美经贸问题	多做加法、扩大彼此市场准入开放举措，不主动也不躲贸易战	专家学者、党政机关、企业金融

## （二）谁来讲：公众导向视角下的叙事主体分析

### 1. 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

通过对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统计分析，全知视角的作品共有152个，占比45.6%，限知视角的作品共147个，占比43.6%、复合视角的作品共26个，占10.8%。在国际传播奖作品中，基于不同情感倾向的传达目的会选择不同的叙事声音方法（见表4），当叙事作品是讲述几千年来未被西方殖民且世俗的中华文明与中国文明复兴与转型的故事时，通常将叙事主体目标定位国际民间场域，邀请亲身经历的民间受众作为隐藏的叙事者主动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中；当叙事作品倾向是向国际公共场域对涉华不实言论进行回应，向国际表明中国的立场与主张时，常常会选择“公开的叙述者+隐藏的叙述者”的叙述声音策略，公开的叙述者在文中直接亮明身份发表意见，阐述主张，表明我方的政治立场与态度，而隐藏的叙述者在文中则

是作为观点论据而存在，记者通过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引语的提炼或选择，隐蔽传达自己的态度；当叙事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官方场域传递信息，展示成果时，通常会选择“缺席的叙事者+隐蔽的叙事者”的叙事声音策略。近年来，成就报道突破过往随意拔高、不见人难件事的窠臼，开始回归新闻本源。通常借助缺席的叙述者零存在感巧立言，客观呈现“真实的世界”，后借助隐蔽的叙事者，多元视角建构“意义的世界”。

表4 国际传播奖作品的叙事声音分析表

Table 4 The narrative sound analysis table of the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中国故事 公众导向	传统中国文化故事	现代中国发展故事	全球中国治理故事
国际民间	隐蔽的叙述者	/	/
国际官方	/	缺席的叙事者+隐蔽的叙事者	/
国际公共	/	/	公开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

例如，《美“网络威胁论”：一出政治戏剧》一文针对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妖魔化”我国一事做出回应，文中公开叙事者亮明身份表明中国立场：美国官方及媒体大肆指责中国发起网络攻击，对美国的商业机密和关键性基础设施造成威胁，其实不过是奥巴马政府利用网络安全导演的一出“政治戏剧”。然后隐蔽的叙事者出场，借助美方专家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美国外交学会网络问题专家西格尔，德国《明镜》周刊等专家学者之口来进行论证。通过采访对象的选择、引语的取舍和提炼，记者隐于幕后借美方专家之口揭露美国炮制中国“网络威胁论”的真正原因，在国际舆论中发出了中国强有力的声音。这种叙述声音的巧妙组合，既保证了新闻报道的中立平衡，也表明了中国立场。作品《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成效明显》则是通过缺席叙述者出场，简洁明了交代新闻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后通过中国商人杨云、船员王荣华等人物的多元视角来展现巡逻执法的明显成效，这种张弛有度的情感流露，既保证了新闻报道的中立客观，也传达了一定的价值倾向。

## 2. 媒体叙事

首先需要回答，媒体何以能成为叙事主体。参与性叙事的兴起，改变了既往普通民众“被代言”“被叙事”的状态，使得故事超越了国家叙事的一元面向，以异质多元的叙事话语因应着媒介逻辑的变革<sup>①</sup>。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客体关系不是先在性的，也并非恒定不变

<sup>①</sup> 周翔，仲建琴. 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J]. 新闻大学, 2020, 4(9): 79-94+122.

的，而是在一系列复杂多元的行动者关系中相互因应、动态变化的<sup>①</sup>。这为媒体为什么能够作为叙事主体进行讨论提供了逻辑起点。人一机关系成为主体—主体关系，人与技术“奴役”与“规训”的对立关系思维转变为如何谋求共生共存的深度思考<sup>②</sup>。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媒体作为非人的物，仍需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而成为故事叙事主体。

笔者将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按刊播单位类型，划分为报刊、广播、电视、期刊、通讯社、网络媒体六大类（见图3）。其中以网络媒体为刊播媒介的占比仅8.12%。除了因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范围的限制，则是因为大部分刊播获奖作品的网络媒体是媒体融合探索初期传统媒体转型的试验品，如东北网、大众网等。网络媒体本身仍依附于母体，本身的原创率和首发率较低，这也是刊播于网络媒体的获奖作品占比较低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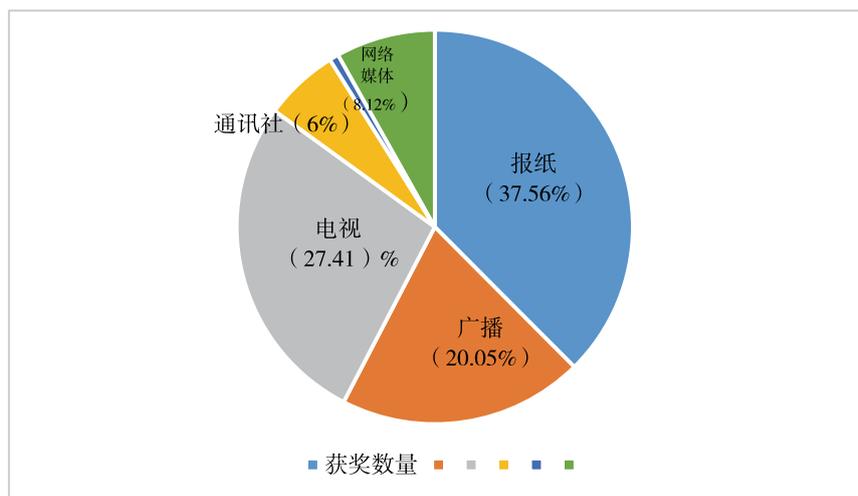


图3 国际传播奖作品媒体类型统计图

Figure 3 Statistics of media types of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s

从图4可知，在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中，刊播于中央主流媒体的作品始终高于地方媒体和境外媒体，占据主导地位。而刊播于地方媒体与境外媒体的作品数量极少。且刊登于地方媒体的作品数量依旧呈现下降趋势，与此相反的是刊登于主流媒体的作品持续上升。传播矩阵的失衡体现在刊播单位高度集中于中央主流媒体。基于此，笔者认为国际传播要促进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协同联动，以建构生动具象的中国形象；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要关注刊播于境外媒体的新闻作品，以建构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① Latour B.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M]. UK: The MIT Press, 1992.

② 周翔，仲建琴. 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 [J]. 新闻大学, 2020, 4 (9): 79-9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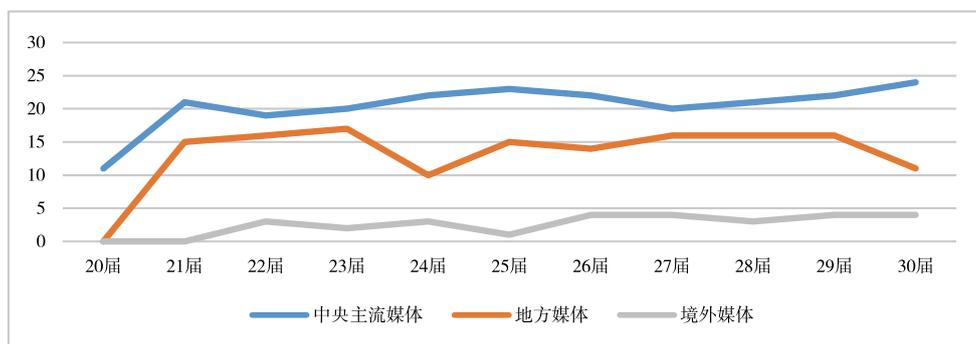


图4 国际传播奖作品刊播单位图

Figure 4 Diagram of the publ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uni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s

### (三) 怎么讲：语境导向视角下的叙事结构分析

赫尔曼认为，叙事学涵盖了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符号学现象、行为现象以及广义的文化，而这其中的文化就包括了历史叙事和民族叙事<sup>①</sup>。即文本所处的文化语境成为后经典叙事学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这种对文本语境的关注同建设性新闻理念对于报道语境的强调相契合，即要求新闻媒体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不能只做简单的事件描述，更需要充分挖掘新闻背后深层原因和文化语境。而对于中国故事的叙事而言，则是需要充分展现文化互通性。梵·迪克对新闻报道的微观结构分析立足于新闻叙事文本本身，则是通过对叙事文本的语言表达、话语态度、修辞手法等深层结构的研究，探索新闻叙事文本的词语句，为中国故事提供具体可行的叙事方法。

#### 1. 语言符号

国际传播奖作品的语种因国际受众需求而具有多样性。通过图5所示可得出，国际传播奖作品主要以中文作品为主，且这些新闻作品更多是受海外华文报纸转载，主要受众为海外华侨。中文报道与其他语种报道则是根据其主体内容，面向境外的报道，主要是由《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主导的媒体进行国际传播，大部分的英文作品主要是介绍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国内平凡人物感动中国事迹。少数民族语言主要采用维吾尔语、蒙语、朝鲜语以及藏语，其获奖作品由当地媒体所制作，面向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为关注人民的民生话题，反映国内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可以有力地澄清境外的谣言，还原历史真相。语言作为信息的符号载体，会受到社会、文化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中西媒体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中，不同的文化习惯在语言表达、叙述结构、叙述风格等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对于新闻主体来说处

<sup>①</sup> Herman David. 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 [C] //Herman, et al.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 s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

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对国际新闻的翻译工作有很高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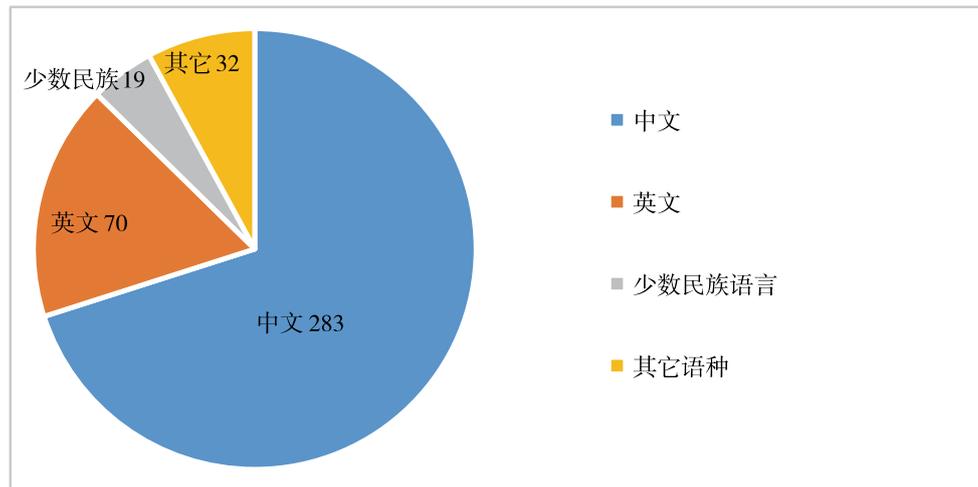


图5 国际传播奖作品语言分布占比图

Figure 5 Languag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

## 2. 叙事情感

笔者对2010—2020年国际传播奖399件获奖作品进行统计，其中正面报道共357件（占比89.4%），负面体裁报道共35件（占比8.8%）。获奖作品中正面的新闻作品占了近九成，而负面态度的新闻作品仅占据约一成，这也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中较为常见的“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赵云泽博士曾做过的“外国人在中国使用媒介状况的调查”的调查显示，造成外国人对中国媒体信任度较低的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媒体对于正面新闻报道较多，而缺少平衡报道。过多的正面宣传使受众产生“正面疲劳”，形成逆反心理，继而失去对媒体的信任。在负面新闻报道领域中，我国媒体依然存在各种限制和压力，大多以谨慎的态度进行负面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负面新闻产生，就会被试图抹黑中国的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进行夸大的甚至歪曲的报道，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发展关键期，也是矛盾频发期，但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货架作品却对现实关切不足，这体现在获奖作品有意回避矛盾，无法正视问题，事实上，负面提爱与新闻报道的负面效果并无必然联系，面对负面题材的平衡报道还可以给人以鞭挞，惊醒，反思，取得与正面宣传报道不同的正面削骨，倘若无法实现疫苗安全，食品安全，雾霾治理等问题的脱敏，无法实现敏感问题公开化，及时公开信息，将会使留言满天飞，谣言遍地走，直接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中国故事的叙事不必刻意回避问题，而是应该正视问题，通过及时公开信息，深度报道回应国际关切，加之以一定的可能性解决方案叙事，来讲

好中国故事。

### 3. 叙事修辞

讲故事离不开修辞手法的应用,修辞手法的应用就是为受众提供文化语境的一种叙事策略。根据对国际传播类作品的统计,表5列举了部分其中的修辞情况,主要集中为数据说明、结合文化的比喻、隐喻这几种修辞手法。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手法已经结合了多种修辞手法,与建设性新闻提供语境核心理念相契合。

第二十六届二等奖作品《THE HEROES TIME FORGOT》就是一篇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记者采访了冒死参与营救数百名落水英国战俘的中国渔民沈阿贵,请他讲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这篇通讯的引语部分就通过比喻,描述了沈阿贵的形态“hands fluttering weakly like broken birds on the bunched up blankets”(耷拉在卷边毛毯上的双手宛如折翼的鸟儿般微微颤抖),文中还涉及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Tomb Sweeping Day”,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节日的习俗作为故事情节的背景,还在结语处引用了中国的俚语“It is better to save one life than to build a temple to the gods”(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展示出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传统文化。

表5 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修辞分析情况表

Table 5 Rhetoric analysis of award-winning work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tegory

标题	内容	修辞分析
《哈密瓜根植老挝桑树种落户古巴——广西农业技术闪亮海外助力中国外交》	建成占地 50 亩的 100 个大棚示范种植区; 建成 200 亩大田示范种植区, 修好田间机耕道路 2000 米, 铺设田间水利设施、滴灌系统 150 亩……农业技术培训班 12 期, 共培训人员 250 人次	数据说明
《圣诞老人与“中国军事威胁论”》	对这些人来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就像是圣诞老人,不是真的相信,而是有所需要。换言之,这些论调的根本目的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喻结合文化背景
《“爱爱”——一只白鹤的故事》	走着走着,“S26”突然助跑、腾跳、展翅,三两下就飞了起来,紧随其后的另一只白鹤也在瞬间飞起。一对情侣,形影不离,翱翔天际。	隐喻
“外国军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句话,我深有感触	引用古语
THE HEROS TIME FORGET (被遗忘的英雄们)	It is better to save one life than to build a temple to the gods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引用俚语

## 三、建设性新闻视角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建议

### (一) 解决问题为导向, 加大国际叙事, 提供全球治理方案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主要由国际公众的接受情况决定。因此,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当前的国际传播语境下进行有效的传播叙事,即如何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及未来世界趋势走向的共同叙事方式。“未来导向”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解决问题”为导线的新闻数量。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中极大部分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作品中对

现实关切不足，以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为特征的“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数量的增加，可以切实推动问题解决，摆脱困境，推动进步，而且对内可以塑造执政为民的国家形象，对外可以塑造务实创新的中国国际形象。具体而言，“中国故事”的叙事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用中国智慧满足国际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使中国文化扎根国外深入民众生活；“中国故事”的叙事要促进问题的解决，要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战略，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应成为“中国叙事”的重要议题。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故事”的叙事要创新方式手段，推动中国智慧和方案在全球的有效传播，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识化”；中国故事的叙事要以国际议题为导向，传播中国方案，积极推动问题解决。例如，针对气候问题，粮食安全等问题，向世界传递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凝聚全球共识，推动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建构积极负责的全球形象。

## （二）突破二元对立，多维度共创共享，提升叙事能力

当前我国对于中国故事的叙事主要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源自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以及所拥有的新闻信息资源比新媒体多，且新媒体的叙事能力的不足两方面的原因。因此，需要不断扩大叙事传播主体和叙事主体间的互动性。根据霍尔的理论，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信息并不止于文本本身，而内化于语气、情态、环境等一系列完整的对话系统中；但西方文化大多是低语境文化，需要依靠清晰的文本信息进行传递<sup>①</sup>。所以，“他塑”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他者”视角能够从西方语境出发，对信息预先进行有意识的筛选、改造与重组，使其符合西方受众的思维逻辑，有助于他们在观看纪录片后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准确认知，降低其产生对抗式解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塑”的进一步叙事需采取对话导向的叙事模式。当前国内外若干研究可以得出，对于各异的民族文化缺乏共情、理解与尊重，且将改变国际受众的态度作为唯一目标的单向传播模式，是导致传播有限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哲学有爱好对话和互惠知识的内在倾向，中国式对话更注重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利结果，应借重这份思想和文化资源，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sup>②</sup>。

## （三）提供语境，挖掘共享价值观，弥补文化理解鸿沟

### 1. 重视语言的价值，建立共享语义库

一方面，在讲好中国故事要重视语言的价值，建立共享语义库。以谚语和歇后语为例，它们不仅容易学习，而且因为其趣味性被国外受众经常。比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国）、

<sup>①</sup> Hall E. T.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74-90.

<sup>②</sup> 张小娅. 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0（1）：129-136+183.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秩序是生活的一半”（德国）、“智慧胜于金钱”（以色列）、“搅拌别人的粥的人，一定会烧糊自己的粥”（瑞典）、“无论多拥挤，母鸡也能找到自己的蛋”（非洲）、“我们就像井中的吊桶，一个升起来另一个就落下”（墨西哥）等等<sup>①</sup>。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谚语中，差不多均承载着本体的思想内涵、集体智慧和价值观，也因此也隐藏着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因素，对其熟练地使用并建立起共同的语义库有利于拉近不同国家受众的共同情感，从而进一步实现有效沟通。

另一方面，需提高外译水平。目前国际传播获奖作品还是以中文为主，在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词语中还存在着一些特定专有名词、成语、俚语等，为了海外受众能更直接地接触、获取中国新闻报道尤其是外宣类报道的信息，在新闻的翻译等方面仍需提升，在评审标准时也应更多地参考海外传播情况与语言的选择。翻译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做好国际传播的翻译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让国际受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及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等。

## 2. 平衡“积极—消极”的叙事情感倾向

需遵循普遍性原则，平衡情感倾向。我们在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时候，需认识到存在绝对的、固定的且抽象的普世价值，并且承认这种价值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sup>②</sup>。对国际批评和质疑不能抱着敌我意识，而是要辩证看待其中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批评。建设性新闻将积极心理学引入新闻生产中，主张以积极叙事为主导、加强公众参与，会带来更为正面的社会效果，还能使读者更关注新闻<sup>③</sup>。主张的积极叙事并非是用正面报道一刀切，在中国故事的叙事中，需要用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回应国际中对我国的质疑，而并非是强调我国文化的特殊性来走出去。卡尔·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研究”证明了“两面提示”要比“一面提示”的传播效果更佳。对于中国故事的叙事，既要积极叙事，让境外受众看到我们的发展成就与中国式经验，也要有适度的“消极”认识，促使我们正视自身的短处，促进公众参与问题讨论与解决。只有通过全面且客观的主动叙事，才能使境外受众更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故事的实质内涵，为讲好中国故事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

## 3. 加强叙事修辞能力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中，必须要加强修辞叙事能力，而弱化宣传模式。梵·迪克在《作

① 文阮静. 文化传播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和策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 38(5): 178-184.

② 胡晓明.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5(5): 107-117+155.

③ 蔡雯, 郭浩田. 以反传统的实践追求新闻业的传统价值——试析西方新闻界从“公共新闻”到“建设性新闻”的改革运动[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48(5): 124-130.

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提到，“新闻修辞不仅限于常见的修辞手法，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sup>①</sup>”、新闻作品不同于虚构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所用的修辞格式不一定全都适用于新闻写作；而对外传播作品以其定位的独特性，在修辞方面更体现出了有别于其他作品的特点。作为对外传播的作品，其语言策略更应该具有强说服性和引导性，同时也应照顾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有别于汉语的语言环境。第一，适时引用，增强说服效果。引语是重要的修辞手法，也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引用不同背景或意识形态的人的看法可能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受众的认知和理解。针对外传播获奖作品而言，较少引用境外受众难以理解的古文、诗句等，而偏向于引用大量的高精度数据和第三方论点等事实依据，以有效提升对外报道的客观性，精确描述事件的具体事件、人员数量、相关事物总量、指标等，最突出的数据引用主要集中在外交、经济等话题的获奖作品中。第二，比喻要多结合境外文化背景。对于国际传播获奖作品，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力差异，在比喻修辞的使用方面需要谨慎，减少暗喻和隐喻的使用，明喻时选取的喻体也需要选择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事物，就算是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差异较大的境外受众，阅读起来也不会产生丝毫障碍。

#### 四、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今国际舆论信息格局的需要，而近年兴起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给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与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一种全新且极具价值的视角。本文从建设性新闻理念中提炼出三个核心理念：解决问题导向、公众导向、提供语境，对国际传播奖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叙事学中的叙事核心：叙事内容（讲什么）、叙事视角（谁来讲）和叙事结构（怎么讲）相契合，为此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以此作为对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推进。

建设性新闻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叙事策略，需调动不同话语场域的受众主动参与叙事，扩大叙事主体，其中特别强调媒体需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而成为故事叙事主体的重要性；可以提炼更具问题导向的叙事内容，加之可行性的行动方案；同时，也需要在对外传播中，通过共享语库的建立、平衡积极—消极的叙事情感和修辞能力的加强，来寻找并且建立国家间共同的文化语境。

<sup>①</sup> [荷]托伊恩·A·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M]. 曾庆香,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96.